



巩孺萍《草叶集》：

# 只有草叶才能低吟如草叶

□谈风霞

艺术家对某事物情有独钟，才可能将其化为充满灵性的艺术珍品。巩孺萍对于儿童诗歌的热爱也是如此，她在此园地勤耕多年，悉心栽培一畦玲珑的诗歌花草，香味馥郁。在这个早春时节，遇见这部图文并茂的儿童诗集《给孩子的草叶集》，一页页读着、看着、品着，便闻见了从中蔓延开来的春天气息，清新中带着丝丝缕缕童年的甜蜜。

这一书名会让人想到19世纪美国大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的同名诗集，惠特曼的《草叶集》关乎动荡的时代社会，流贯博大的思想与浪漫的激情，而巩孺萍的儿童诗集《给孩子的草叶集》乃是关乎真实的花花草草，洋溢自然的理趣和柔美的温情。对于大自然的种种美景，画家能用一支画笔蘸着缤纷的颜料来浓墨重彩地描绘，而诗人可以用文字，甚至就是简洁朴素的语言，三言两语即能体现自然万物的精神。

巩孺萍在安徽乡下度过的童年，给了她在大自然中多识草木的机会，也赋予了她春草般自由自在的心性和蓬勃生长的力量。当成年后的她看到小小的孩子蹲在地上着迷于花草时，那装满了乡间生机的童年记忆便如花瓣草叶一样，鲜活地在风中摇曳，召唤她依然朝气的童心和永远旺盛的诗心，满怀好奇走入宽广的花草世界。这个世界里，不仅有着神奇的自然造化，更有着当一颗青葱如草叶的心与自然草叶相遇时，发出的叮叮当当的欢欣。

在这部《给孩子的草叶集》中，巩孺萍纳入了她搜罗、欣赏且研究过的一百种花草，按照生长的环境分成四辑：田野里的花草、河边和水里的花草、山上和林中的花草、园子里的花草。当我们读着美妙的诗歌、看着秀丽的图画、学着丰富的知识，便是在把大自然的种种奥秘拾入囊中，同时也把我们被激发出来的喜爱交付自然。这种阅读，是一种与自然的对话，是一场和诗心的汇通。

在巩孺萍笔下，形形色色的花花草草呈现了各自的物性、习性和气性，而且融入了诗人所发掘的灵性、个性和品性。这些写花草的诗行，不是简简单单对其外在形色的描绘，而是以天真稚气的眼睛在打量，以活泼俏皮的口吻在言说，以轻盈跳跃的调子在吟唱，以洒脱通透的智慧在观照，流淌着或纯真、或幽默、或绵长、或深邃的诗情。

有些诗歌偏于抒情，如《紫云英》：“太阳落山的时候/紫云英正铺开/大大的花床单/蟋蟀、瓢虫、蜜蜂、蝴蝶/大家一起说‘晚安’/白天晒过的床单，又香又暖/风轻吹过/唯唯唯唯……/那是蟋蟀在打鼾”。这种宁谧和谐的田园景象，散发着



无边的温馨。又如《芦苇》一首，先写春天的芦苇如吸管喝足了水，继而写到日常的生活场景：“夏天/光滑的芦苇上/睡在上面的孩子/常梦见水波粼粼/河风拂岸……”以芦苇上的梦来含蕴积淀的时间和转化的奉献，意味悠长。

有些诗歌则似童话，如《三色堇》，写蚂蚁和瓢虫捉迷藏的游戏：“三色堇做着鬼脸儿/一个字也不提/它答应过小蚂蚱，要替它保密”，以三色堇的样子想象出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十分巧妙。尽管是清浅的儿童诗，但诗人也在其中糅入丰厚的人生经验，如《紫花地丁》：“长得矮小/是为了向蚂蚁问好/和瓢

虫喝喝下午茶/听蟋蟀的旧吉他/弹着乡村民谣/我的世界/很小却很快乐/我的生活/简单却更美好”。这种坦荡、潇洒、知足和自得其乐，是真正懂得朴素生活之美妙的诗人发自内心的告白。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以诗歌给一百种花草“作传”，可能难免会在构思上重复，但是巩孺萍有意识地突破这一困境，尽量让每一种花草都有贴合其特性的诗行，并且风格变化多端，可见其用心之细密。如《看麦娘》一首采用具有“民间风”的语言来讲农事：“看麦娘/看麦娘/躲在麦田里/和谁捉迷藏//看麦娘/看麦娘/举着小棒槌/是否要捶衣裳//我不捉迷藏/也不捶衣裳/而是要赶走小麻雀/让每一粒粮食都归仓”。她喜欢用朗朗上口的节奏，给诗歌带来亲切好听的韵律感，使人在轻快的朗读中认知花草本性，体会洋溢的诗情画意，也感受伴随音节而来的心跳。

尽管这是儿童版的《草叶集》，但是正如巩孺萍在《勿忘我》一诗中寄托的情思：

小小的  
实在没法和  
大大的比

于是一种小小的花  
给自己取名“勿忘我”  
希望能够被大家牢记。

她写《给孩子的草叶集》还怀抱一个良愿：“希望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孩子都能对脚下这些‘大自然的精灵’充满好奇，在它们平凡的外表下发现生命的神奇和力量！”相信读过这部贴着大地的胸膛而写出的诗集的孩子，都会对大自然以及自我内心的花花草草分外留意和爱护。

读《给孩子的草叶集》，让我想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女诗人维斯瓦娃·辛波斯卡的诗集《万物静默如谜》，正是这种“谜”使得诗人对万事万物有着永不疲倦的兴味和探索，以诗歌的方式去试图解开万物之谜。解“谜”，往往首先是因为被万物所“迷”，怀着这种深深的迷恋，才有可能触及堂奥。辛波斯卡在《企图》一诗中写下了看似莫名而实为真知的诗句：“只有玫瑰才能盛开如玫瑰，别的不能。”读巩孺萍的《给孩子的草叶集》，也会让我们发出类似的感慨——只有草叶才能低吟如草叶，别的不能。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 ■创作谈

相比于拉链，我更喜欢纽扣。新式的拉链确实很方便，但是复古的纽扣才更讲究。我要把它们一粒粒捻拾起来，让它们串联起小说中的人物、情节，还有如游丝曲线般的来龙去脉。

第一颗纽扣是“江中柳”。我家门前就是钱塘江，江中央长着一棵独一无二的柳树。要说它的样貌，跟其他柳树毫无二致，稀奇的是它长年累月地长在水里。八月十八的大潮水几乎能完全淹没它，只露出一丁点绿绿的柳梢头。而在枯水期，它的根系一览无余，全露在外头。有的植物涝死，有的植物旱死，唯有它寒来暑往，始终定定地站立在这里。十年、二十年过去，未有半分憔悴，反而抽出了更绿更嫩的枝丫。它已经长成了一种精神的象征，注定要被写入小说里去。

于是，为了这棵树，我设定了一个在钱塘江边长大的小男孩——武痴陈小旗。他从小热爱武术，痴迷金庸小说和成龙、李连杰的电影，书里、电影里的各种武器招式都能讲得头头是道。但他细胳膊细腿，并不是练武的好苗子。他的教练——全国女子武术冠军李闯，并没有挑中他。

可想而知，小旗的内心有多么无助。于是，妈妈把小旗带到了江边，给他看这棵江中柳，给他讲“小旗”名字的由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站在钱塘江大桥上，站在桥头堡飒扬的五星红旗下，小旗大声地喊着“我要练武术！”稚嫩而坚定的童音传到钱塘江上空，伴着江风和霞影，与白鹭扑翅的声音、火车轰隆的声音、渔舟唱晚的小调相呼应。

因为这棵江中柳，陈小旗学会了不放弃。这是他多年以后成长为迎战亚运的龙拳武术队队长的人生第一次逆袭。

第二颗纽扣是丝绸手帕与旗袍。在小县城里长大的我，小时候确实拥有过一方丝绸手帕，上面画着杨柳和桃花，写着四个古体字：苏堤春晓，是某个亲戚游西湖之后送给我的。我无比开心地拿来扎辫子，觉得自己美得不行，而且暗暗下决心长大后要住在杭州。

在小说《龙拳少年》中，我把这方丝绸手帕送给了李闯。因其说一不二、大气飒爽的行事风格，人送外号李闯王。她在嵩山脚下长大，父亲是一代武术宗师。在父亲的熏陶下，从小习武的李闯“不爱红装爱武装”。她的父亲也是她的师父，有一次路过杭州，给她买了丝绸手帕。不料，她却爱上了手帕上的这一方风物。这也为她后来杭州工作埋下了情感上的伏笔。

为了这一方手帕，她留起了长发。当长发可以打成辫子的时候，她便把“苏堤春晓”扎在了辫子上。当她来到杭州当武术教练的时候，她以英姿飒爽和长发及腰惊艳了所有的孩子们。作为武术教练，她常年穿着各式各样的运动服。但有一次，陈小旗与教练在江边偶遇，那平日里以飒而美的李闯教练竟然穿着旗袍，而她的身边是一位帅气的男教练。旗袍成了李闯的约会专用服，她高挑、挺拔，穿运动服飒爽、干练，穿上旗袍就多了几分优雅、妩媚。

这就是我所喜欢的李闯教练。她是女中豪杰，是带领孩子们迎战亚运的女英雄，同时也有女人味的那一面，使她对武术队的孩子们多了一份包容和慈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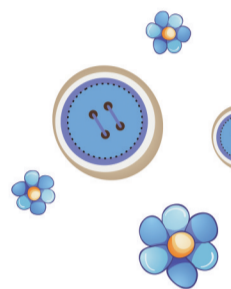
第三颗纽扣是“包打听”。“包打听”是一个外号，通常出现在谍战小说中指代旧时上海的一种行当，即警察局（那时叫“巡捕房”）的密探或“线人”。他们经常出没于茶馆酒楼等人群聚集之地，留意别人闲谈中的信息。在现代社会也经常遇到这种类似“包打听”的人，他们似乎总有一些同事或朋友的“最新消息”。我把这个很有意思的外号送给陈小旗的同学，他的大名叫包不凡，是学校里消息最灵通的人。几乎所有重大的“校园秘闻”都由他宣布，也自然成为推动小说情节的头号线索人物。

比如故事开头，他就宣布全国女子武术冠军李闯老师将到他们所在的学校任教，大大引起了同学们的好奇，也吊足了武痴陈小旗的胃口。之后，他又陆续宣布了李闯将要到每个教室来挑选武术苗子、孔奕奕当了武术队队长、六小龄童老师来杭、孔奕奕要出国、李闯有男朋友等重要信息，都是小说重要的故事节点。可以说，包不凡小说中非常有趣、可爱的配角人物。这孩子机灵、聪明，简直可以说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了。他的偶像就是战争年代那些默默无闻的英雄们。他们隐姓埋名，潜伏在敌人内部，每天琢磨接头暗号、摩斯密码。作为他们的粉丝，包不凡也练就了一身四处打听的本事，成为校园里的风云人物之一。

除此之外，书中还有很多很多的“纽扣”等着读者去发现，希望它们冷不丁地一闪，能够让人眼前一亮。

## 细数《龙拳少年》中的几粒「纽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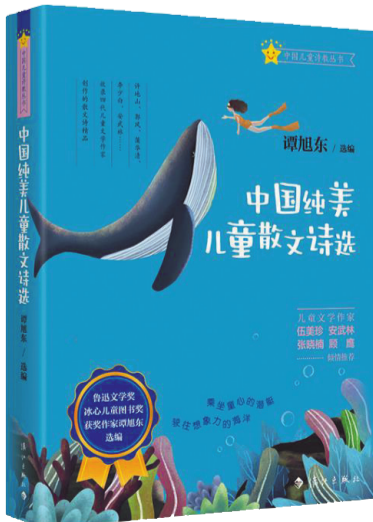
□郑春霞



## ■短评

# 在儿童特色中彰显纯粹之美

□方原



谭旭东选编的《中国纯美儿童散文诗选》(以下简称《诗选》)是一本全国性、长达一个世纪的儿童散文诗选本，这不多见。谭旭东认为，“语文教育界一直忽视文体教学”，语文教材包含古诗、儿童诗、儿童散文诗、散文、童话、小说、寓言、科普小品文等文体，但很多教师对散文诗这一文体不了解，不知道如何教学。“每种文体都有其特点，都能显示文学创作的奇妙和趣味，让学生接触各体作品，可以培养他们对文体的敏感度，对创作奥妙的探求之心。”由此，《诗选》对语文教学体系的完善及少年儿童审美水平的提升而言，能够起到正向作用。

散文诗是把散文和新诗结合起来的一种文体，其主要特征是短小精练。柯蓝在《散文诗杂感》中写道：“从形式上说，小巧玲珑，从内容上说以小见大……短小应是散文诗区别于一般散文的一个重要标志”。《诗选》选收了鲁迅、老舍、许地山、严文井、郭风、柯蓝、王宜振、蒲华清、滕毓旭、彭万洲、张晓楠、顾鹰、圣野、金本等作家的儿童散文诗作品，充分体现了散文诗“短小精练”的特征，所选的作品大多三五百字，稍长的七八百字，小篇幅却有丰富的内涵。

## ■动态

### 诗歌助力“大语文时代” 《童诗百年》丛书新书发布会暨童诗研讨会在济举行

7月27日，在第31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现场，由山东电子音像出版社主办的《童诗百年》丛书新书发布会暨童诗研讨会举行。刘丙钧、王军、刁戈、翟晨灼、丁莉等十余位专家齐聚一堂，共同见证《童诗百年》丛书发布并围绕“童诗”主题深入研讨。作家金波、高洪波等以视频、电话等多种形式参加活动。

《童诗百年》丛书是山东电子音像出版社与书香文雅联合打造的一套汇聚120多位作家、70册图书的童诗大系，得到束沛德、金波、高洪波、曹文轩、方卫平等作家推荐。在收录众多名家经典童诗的基础上，出版社为每册童诗配备了配乐诗朗诵，力求将丛书打造为可读、可听，同时具有一定收藏价值的多元融合出版产品。活动现场，《童诗百年》丛书主编刘丙钧阐述了丛书出版的初衷和成果，出版方代表介绍了策划本套丛书的整体历程、出版价值和深远影响。金本、韩进、张晓楠、张菱儿等与会专家围绕“童诗”主题作深入交流，共同探讨童诗的学术价值和意义，肯定了《童诗百年》丛书的出版价值。大家认为，典范性与代表性的统一、现代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统一是该丛书的显著特点，将在儿童文学史的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 让世界看到可信、可亲、可敬的中国女孩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举办《一个女孩朝前走》版权推介会

6月16日，在第29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举办了《一个女孩朝前走》版权推介会。俄罗斯尚斯国际文化交流有限责任公司总裁穆平，《儿童文学》主编冯骥等参加了此次活动。

活动现场，河北少儿社总编辑孙卓然介绍了《一个女孩朝前走》图书出版情况，作家阮梅分享了创作感悟，其他嘉宾则谈到了这本书对于家庭教育及少年儿童的价值，并由此延伸至中国童书的世界意义。俄罗斯尚斯国际文化交流有限责任公司代表李少特别谈到尚斯国际的情况和选择这本书的原因，她认为，书中文秀父亲对子女充满爱的教育深深打动了她，爱不分国界，希望这本书尽快出现在俄罗斯读者的书架上，让世界的孩子感受到可信、可亲、可敬的中国女孩形象。

活动现场，河北少儿社总编辑孙卓然介绍了《一个女孩朝前走》图书出版情况，作家阮梅分享了创作感悟，其他嘉宾则谈到了这本书对于家庭教育及少年儿童的价值，并由此延伸至中国童书的世界意义。俄罗斯尚斯国际文化交流有限责任公司代表李少特别谈到尚斯国际的情况和选择这本书的原因，她认为，书中文秀父亲对子女充满爱的教育深深打动了她，爱不分国界，希望这本书尽快出现在俄罗斯读者的书架上，让世界的孩子感受到可信、可亲、可敬的中国女孩形象。

《诗选》有的作品歌颂勤劳、智慧、善良与纯真，有的礼赞母爱、友爱与互相帮助，有的鞭笞假恶丑，这样富有哲理意味的作品书中还有很多，既有家国情怀与民族情怀，又有生活哲理，给人启迪，令人深思与回味。还有一些作品，表达了可贵的生态意识。如金本的《花蝴蝶》描写公园里，一只蝴蝶落在女孩小冬妮的头顶上，她爸爸要动手“捉住它”，“这么漂亮的花蝴蝶，夹到书页里，该多好看呀！”而小冬妮却喊“不能捉！”因为“它活在我的头顶才最漂亮”，这是小女孩热爱自然与生命的朦胧意识。作品展现出的生态思想，对激发儿童热爱大自然、培养他们的生态意识也有裨益。

入选《诗选》一书的儿童散文诗，许多篇目在艺术上经过锤炼与时间的打磨，显出纯美的艺术质地。如李永春的《田野菜花黄》：“放眼望去，整个土地像被一块鹅黄的毯子铺盖着，和风习习，花海荡漾……田野上，花花绿绿的小朋友在奔跑，他们的身影成为流动的梳子，把整片金黄梳成两半。”这段文字用诗化的散文语言，营造出强烈的画面感，细腻逼真地描绘出一幅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情境。又如王宜振的《月亮》以第二人称设问对话：“你这贪婪的小树，你向夜空伸出你的手臂，想要什么呢？”之后分别以小树、小池塘、小姑娘的视角写月亮：“当你睁开眼睛瞧她时，她在你的臂里躺着呢；当你伸出大手要触摸她时，她便微笑着逃开了！”最终引向结论，原来月亮“就是个有趣的孩子，一个喜欢你快乐地嬉戏的孩子”，作品以巧思取胜，有趣、调皮、快乐、爱嬉戏的月亮也跃然纸上。

《中国纯美儿童散文诗选》突出了文学教育的审美功能，同时，这些作品老少咸宜，有助于儿童散文诗、儿童诗的创作发展与繁荣。

## ■插图欣赏



《揭秘二十四节气》插图，哈皮童年绘，成都地图出版社，2023年2月

儿童文学诗论  
第五四七期